

众生丛书
新闻眼系列

黑魂

● 连继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魂/连继民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8

(众生丛书.曹志前主编)

ISBN 7-5059-2512-1

I. 黑… II. 连…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218 号

黑魂

连继民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2 插页 155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

ISBN 7-5059-2512-1

I·1855

定价:11.60 元

总 序

《众生》寄语众生

《众生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众生”作为一套丛书的名字，也许并没有多少骇世惊俗的新意，然而，它是作者们用心血奉献给读者的一套纪实丛书。

在《众生》问世的前一年，《众生》的一些作者参与了《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的策划出版。这套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这固然得益于公开刊登广告，最终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支付版税接受出版的这一运作方式的新闻性，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套书涉及的丰富的社会层面和纪实风格的多样化。有海外媒体称这套书勾勒出一幅中国变革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并称这套由记者联手运作的书的问世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虽然此语不免言之过大，但确是就形式与内容二者的新颖而论的。

那么，继《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之后的《众生丛书》，又是一套什么书呢？

严肃的纪实作品，有它的定位原则，然而，作为作者在写作时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读者爱看什么书？

作者除了宣泄自己的写作欲望，以主观来表达对客观生活的观照以外，同时也面对着那只“看不见的手”，面对着市场运作的严酷法则。在商业性图书泛滥的今天，这一点尤其明显。精神产品一进入市场，就成了商品，而商品如果没有消费者，那便是制造者的悲哀了。

研究读者的阅读口味,不是如某些理论家所说媚俗或媚雅,而是要找到广大图书消费者的阅读关注点。这些关注点往往是社会转型期新事物的生长点和旧事物的消亡点,因此具有不可违悖的时代精神。

这关注点的寻求轨迹,也就是作者的劳动过程。贴近读者和生活,注重在题材和风格总体把握上的“百姓化”,就成为《众生丛书》的宗旨。

《众生》写百姓已经在关心的事;写百姓希望知道的事;写能够引起百姓兴趣的事。这里的“百姓”,是一个与“众生”贴近的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最广大的阅读人群。

“百姓化”这一宗旨,使《众生》抛弃居高临下的说教,只对运动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做理性剖析,《众生》里没有哗众取宠故作耸人听闻的噱头,只有客观生动真实的世态展示。

《众生》来源于生活。粗糙的生活素材经过作者的创作而升华为纪实作品,因此在审美范畴中又与生活有一定距离,正如哲人所说:最完美的欣赏是在距离中完成的。

这一距离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平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

《众生》的生命力就在于引起众生的共鸣,这是我们的希望。

《众生》的作者们其职业是记者,其社会职能是作家,记者的冷静观察客观再现与作家的热情洋溢主观表现的职业风格融汇在一起,便形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佳表达因素。这种表达因素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用不同的特点表现多种多样的社会题材,描摹丰富多采的社会图景,勾勒千姿百态的社会众生相,剖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症结,鞭挞丑恶愚昧的社会现象,《众生》紧扣着“百姓化”这一宗旨,便有了较强的可读性。

《众生》首辑推出了九本书。

王崇理的《中国体坛热点写真》，围绕当前体坛的热点问题写了马家军的大起大落和再度崛起；甲 A 联赛和中国足球职业化；中国女排这道难题谁来解决？复仇的女人小山智丽；体育产业的前景和李宁的八个公司……那些体育界鲜为人知的曲折和故事，同比赛场上的辉煌记录一样，会使热爱关注体育的人们为之激动不已。

郝在今的《生存大战》，以犀利而不失诙谐的笔锋展示了当今社会人人都身不由己被卷入的形形色色的激烈竞争。

艳齐的《白手打天下》，以那些不甘于命运摆布、不愿苟活、不安于现状者为摹写对象，不仅揭示了他们奋争的痛苦，人生起落的无常，而且披露了他们的起家路数和成势门道。对于决意成就一番事业者，本书会给你启示和力量。

毛磊的《家有祸福》，以严肃的态度剖析试婚热、婚外恋、独身主义、异国婚姻、家庭暴力、性骚扰……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这一切对我们昔日的那个家究竟是祸还是福？

沈英甲的《采访死亡手记》是对阴阳交界之处的采访报告。尸体解剖室、太平间、火葬场……，这些颇有神秘色彩的场所虽然为人们所忌讳，然而却也是大家无可避免都要面对的地方。相信读者会为里面披露的事实所震动。

曹志前的《汽车狂飙》，抓住汽车进入家庭这一百姓乐道的热点话题反映了汽车文明和汽车文化给社会与人带来的狂飙般的冲击和震荡。

程迺欣的《采访女人》，自然采访的都是女人，她们或有坎坷的经历，或有尴尬的婚姻，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们一生平凡，然而却并不平庸……你会从她们的故事中看到某种可贵的东

西，或许那会使你对人生有新的理解。

连继民的《黑魂》，呼唤廉洁，铲除邪恶，这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邪恶，必有铲除邪恶的勇士，书中所记录的便是当前针对腐败邪恶展开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刘一达的《都市新闻眼》，以记者敏锐的双眼，捕捉着动态的社会现象、人物、事件，于是那扑朔迷离的宝石市场，困境中的老药铺，都市拾荒部落，寻找出路的下岗工人，外来妹的婚恋，以及社区问题……便被披露在世人们面前。

九本书虽题材与风格各异，但也有共同的方面，概括起来有三点。

首先是亲历性。作者发挥记者以采访见长的优势，获取大量独家的第一手材料。为了这套《众生丛书》，作者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

其次是资料性。任何作者都没有三头六臂，不能穷尽某一领域的采访课题。因此采用翔实的权威性的背景资料，来补充对新闻事实的描绘，成为《众生丛书》的一个特点。

第三是在写作手法上以通俗笔触来表现严肃的社会内容，这样不仅使作品有了新鲜的现实感，更使文字有淋漓酣畅的阅读快感和较浓郁的文学色彩，使之更贴近“众生”。

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上，纪实类书籍在被读者看好的同时，也是良莠混杂的。《众生》也许尚未完全做到尽如人意，但它毕竟融汇了作者真诚的劳动。

我们期待着众生对《众生》的教正。

曹志前

1995年12月1日

目 录

1 / 总序

1 / 楔 子 永宁寺里的人皮鼓

1 / 第一章 人皮下面是丑恶的灵魂

一 洛河古道的正义枪声

有人“造反”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书记=王法

审判没有结束

孙宝存的最后时刻

二 “三光”书记

“九·四”事件

造谣言的结局

三 南沿村镇的乌云

张石英

人祸

“刑警队长”

纪委的报告

四 永年的红黑档案

51 / 第二章 农民的“主子”

一 来自李亲顾村的报告

李亲顾的上帝

野蛮扩张

支书的政治面目

结果可想而知

二 新生村人的苦难

一拳打出个村支书

向村委会发起进攻

迟来的审计

成立新政权

他没有经济问题

三 尧子营的清城冤

“谁敢说俺爹的坏话，反他家门啦！”

烧香惹祸

你敢告支书

各打五十大板

死不了就告

村支书进班房

108 / 第三章 老百姓的路

一 张会仁告状

灾难发生在五年前

一张纸放了仨罪犯

古规古训

见到了点希望

法律给法律恢复尊严

二 黑色人血

望血液市场之向背

吸血鬼的陷阱

在活狱里残喘

假冒伪劣的血

三 邵村人寻找自己的权利

“关心”教育

生二胎的计生模范支部

谁上访就整谁

四 毒打案判决之后

起因

对村民“综合治理”

有丢卒保车之嫌

五 老区的路

扶贫公路立项

另一种声音：请求改线

争路纠纷白热化

157 / 第四章 善与恶总是在较量

一 农民城：治安大整肃

河里打捞起一具女尸

“法有明文，情无可恕”

脚正不怕鞋歪

智与力，谁打得过谁？

二 社会需要保持清洁

这个人出现了

打扫京门垃圾

“包头帮”的覆灭

精神与胳膊的较量

征服，智者的选择

打击

三 公安厅长倒下了

聪明半世糊涂一时

自己往下跳

手里有权胆子大

险些掉了脑袋

四 检察长的堕落

路是自己走的

搞活法律

“总编”检察长

五 永年有个姜瑞峰

心里装着老百姓

公生明，廉生威

六 “蛀虫”的克星

机会赋予有准备的人

不放过一个罪犯

国家的钱

第一章

人皮下面是丑陋的灵魂

县以下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状况，岂今为止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远远超过县以上干部的数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腐败不仅仅是贪污型的腐败，而是恶霸型、封建土皇帝型的腐败，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吃喝玩乐的享受上，而是发展到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严重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充斥着某些地区的基层组织。老百姓无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老百姓需要法律保护的时候，他们发现谁来保护法律成了问题。法律的神圣远抵不上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写在宪法上面的那些文字，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这决非耸人听闻，而是一个可怕的事实。面对如此领导，普通老百姓将随时面临灭顶之灾。

一 洛河古道的正义枪声

源于太行山东麓，流经永年县，汇入滏阳河的洛河，早已作古了，空留下一道干枯的河床和千百年来生息于两岸的古老村落。昔日唐太宗引洛水大败刘黑闥的悲壮景观，也就随着洛河水的断流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人类对水的需求却始终没有改变，河水没了，人们就用井水；井水少了，就打更深的机井。如今洛河人吃的用的是机井打上来的水。有一天永年县龙泉村南街的水断了，人为的断了，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于

是就引发了一起灭绝人性的悲惨事件。

有人“造反”

1994年8月的一天，龙泉村南街的大喇叭响了，宣布从今往后村领导易人，由村民李红山作主。

这个地处永年东北部洛河古河道上的村落，有3000多户人家，27名党员。早先庄户人家的大事小情皆由前村支书韩红聚负责，但韩支书因提留上交的不够被免了职，换上了这位用老百姓的话说，既没经过村委会讨论也没经过支部研究，只在大喇叭里喊了一下就成了“负责人”的李红山。

李是个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好吃懒作，干什么什么不行的家伙，据说他上台得益于乡党委书记孙宝存的极力举荐。人们实在不能理解，村里那么些个党员，为什么找一个“白板”群众负责？据了解，这位就任仅仅八个月的白板“书记”（乡亲们这么称呼，因为他是村里的负责人，一把手）的主要作为是：

乱摊派、乱收费、买房基地，对村里各项收入从不公布帐目。其他村干部都反映，在李红山手里的款去向不明，如未经土地部门批准私自高价卖出房基地29块收款138500元；京深高速公路占用村子土地30亩分别是11户村民的责任田，上级拨款61000元，至今一个子都没给村民；收村民安装40部电话的费用120000元，给邮电局82800元，余下37200元不知去向。

1994年12月份至1995年4月份，全村群众用电138460度，按省最高电价，应收60922元，实收78922元，每度电多收0.13元，共多收18000元，全村297块电表，每块多收30元，共收8910元，两次多收村民电款26910元。更为严重的是，李红山经常挪用老百姓的电费，不如期向供电局交纳，致使供电部门拒绝供电，闹得村子里的电象是波黑战争，打打停停，没

电就没水，老百姓罪受大了。

1995年春旱，小麦灌浆时总停电，麦子没法浇，老百姓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粮食乃老百姓的命根子。可有乡党委书记撑腰的李红山谁敢惹得？只能忍气吞声罢了。但是忍耐总是有限度的，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事发生了。

1995年5月13日上午，村民张彦桥与父亲张计堂正在给新房上顶子，突然电停了，停电就等于停水，没有水无法和泥，房顶没法上，张彦桥怒从胆边生，几个月来的气愤涌上心头，扔下手里的家伙，奔村西头找到李红山，劈头就问为什么贪污电费，让村民们不能浇小麦、不能照明、吃水。李红山是好惹的吗？于是两人吵了起来，但功夫不大就让乡民们劝开了。可张彦桥做梦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一架将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一村之主当众受到一平民百姓的指责、质问，这还了得？李红山怀恨在心，但光棍不吃眼前亏，李红山咽下这口恶气，报复一个草民，这对李红山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当晚，朱庄乡在开计划生育会时，李红山谎称本村村民张彦桥之妻董梅英是大月份（指计划外怀孕），副乡长张明荣、张粉英，带着计生委医生张素芳、刘贺章等人于次日凌晨3时乘车前往该乡龙泉南街，对董梅英进行突击检查。几人到了张家的门口，刘贺章用水果刀将张彦桥街门拨开，行如窃贼，冒然进入张家，经医生张素芳对董检查，未发现怀孕。

张彦桥对这些人夜间拨门到家对其爱人进行检查非常不满，认为其中必是李红山在捣鬼。

第二天，张彦桥在李红山自办的工厂附近碰到李红山，责问他：“你们既然‘普查’，为什么只查我一家？你心里有鬼，为什么不走大门，爬房进屋？”张彦桥越说越气，顺手将李红山的铸造厂厂房的石棉瓦掀下几块。

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是造反。张彦桥的父亲张计堂听到这事，慌得照张彦桥脸上就是两耳光，随即拽上儿子到李红山家赔礼道歉，反复声明，“孩子我要多加管教，掀掉的石棉瓦，我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李当即表示：“没什么，既然你说到这就算了。”可当张氏父子将要离开的时候，李红山又丢下一句：“如果谁要给我闹事，我花个三千五千的给司法员，弄到乡里去揍他一顿。”

可怜张氏父子全然没有在意，他们哪里晓得，心毒手黑的李红山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陷阱，别说道歉，就是磕头都将于事无补了。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眼下李红山的刁状已经告到了乡党委书记孙宝存那里去了。

见到孙书记，李红山一拍大腿直眉瞪眼，后脖筋炸起，一通渲染：不得了了，张彦桥那小子把厂子给砸了，村里的事往后干不成了——孙宝存明知这里头有水分，但还是要为这自己举荐的属下做主。就在这事发生的20多天前，由于村里向县里反映李红山的问题，县纪委有关领导调查情况时规劝孙宝存不要再用李红山了：他（李红山）问题不少。孙硬是没听进去，足见孙李的关系之深。再说折腾个把草民百姓，对于他来讲算得了什么？更何况孙宝存正有一肚子无名火没处撒，不往老百姓身上撒往哪撒？

我们在一份中共永年县纪委关于孙宝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中看到了孙宝存的履历：孙宝存，男，1957年9月出生，大专文化，1981年8月入党，系河北省定兴县肖村乡上村人。1973年10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永年县电力局、生产指挥部、县人大

办公室、县委办公室工作。1987年5月任县委办秘书科副科长，1988年4月任县委办秘书科科长(实为县委书记秘书)，1991年12月任朱庄乡党委书记。

孙宝存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县委、政府给过其应得的荣誉，1987年、1989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模范工作者”称号，1990年被县政府记大功一次，1992年、1993年被县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晋升一级工资。孙宝存弟兄三人，他排行老大，从小随父亲南北转战在部队长大。父亲离休前是永年县武装部副部长。爱人张美芹在县电力局工作，膝下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孙宝存到乡里工作后，由于担任的是党委“一把手”，权力和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太上皇”。

这还了得！乡党委书记，“一把手”！这实在是不假，在我国广大的地区，尤其是农村，老百姓见得着的头，除了村长可不就是乡长书记，胆小一点的见了乡党委书记腿都得发抖。天地良心，许多老百姓不明白这乡老爷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的权力是老百姓给的，以为他们就是说不二一的“土皇帝”。

朱庄乡是有名的标准件生产基地，家家户户制造、销售这种走遍中国的大小螺丝，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自打到朱庄乡孙宝存由于担任党委“一把手”，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了“太上皇”，于是，不择手段大把捞钱成了他的一项工作。有这么一说，他在捞钱上就象朱庄造的螺丝钉，有股子钻劲。

1994年9月19日，永年县纪委曾因孙宝存私设“小金库”49.2万元，滥发奖金18.6万元，吃喝费用8.1万元，私分计生款送礼4000元，公款旅游1.5万余元等问题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些乡干部反映，孙宝存这几年私欲恶性膨胀，乡里的经

济帐目严重不清，捞钱胆大妄为。据介绍，朱庄乡因京深高速公路得土地款 74 万元，给有关村支付了 41 万元，乡里擅自截留 33 万元，供其任意挥霍；经孙宝存之手，乡里借给村干部的款项多达 21 万元以上，他再从中捞取利息和好处费。

乡信用社主任赵代良说：“孙宝存在县里的几家银行都存着钱，有公款私存现象，并向外放高利贷，其中借给西睢宁村支书石振书 12 万元，后睢宁村支书刘连申 8 万元。”

朱庄乡 12 个行政村，竟有 5 个村的“支书”不是党员，除龙泉南街外，还有龙泉北街、龙泉东街、未庄、后瓜井等。为什么孙宝存指定非党员当“支书”呢？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孙宝存提拔村干部的主要标准是“能不能给他送钱”。所以，他提拔的这些村干部，多是办厂子有钱的个体户，促使一些素质很差品质有问题的人掌了村里的大权，为非作歹，李红山当属一例。许多村收入支出甚至什么条子也不打，全成了花账。

孙宝存取财有道，什么招都想得出来。他在全县独创了办“结扎证”这个新生事物，每个收费 300 元，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一些县上的干部讲话，孙宝存自从到乡里工作后，突然“富”了起来，在城东施庄村买了两处相连的宅子，装修了两遍。我在这两处宅子前看到，黑漆的铁大门，里面是二层小楼，楼上铝合金窗户、茶色玻璃，院子里的平房上装着太阳能热水装置，确实颇为考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乡中学的教室露着天，摇摇欲倒，他从未去看过一眼，还拖欠全乡教师半年的工资计 8 万元。

为什么孙宝存对李红山如此偏听偏信？据原村支部书记、最近又重新当选的韩红聚介绍，李红山今年 31 岁，初中文化，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1993 年 3 月他借父亲和孙宝存二弟同

在县外贸局工作的个人关系，当上了掌握财权的本村会计和电工；1994年9月，孙宝存终于找准机会借完不成征购和摊派任务为由，解散龙泉南街党支部，指定非党员李红山主持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并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做了宣布。

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朱庄乡党委会记录本上写着：乡党委决定李红山任龙泉南街村长。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国《村民组织法》明确规定，村里设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孙宝存当了多年乡党委书记，是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还是有意践踏法律？谁也说不清了。后来孙宝存是铁嘴钢牙矢口否认与李红山有个人关系，一口咬定是包村干部宋文姣推荐的。

孙宝存在县委机关工作多年，又跟从县委书记当秘书4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联系群众等党的优良传统与他无缘。相反，妄自尊大的官僚主义作风却根深蒂固。他到朱庄乡工作后，从未深入农家、田间、地头、学校调查研究，与群众交流，倾听群众呼声。他不进村便罢，进村不是催征购，就是搞摊派、罚款。

孙宝存曾在全乡支书会议上说：“你们（指各村支书）要用铁魔头（解放前，永年县最大的土匪头子，打砸抢令老百姓惧怕）的队伍来搞计划生育。”

龙泉村原党总支书记孟某说：“自从孙宝存任乡党委书记后，从未开过全体党员会。他吃饱喝足后，让一些青年支书陪着到沙河市舞厅跳舞，有一次雇三个小姐搞‘三陪’。”

有人给他总结了三条：一是官瘾特大；二是对上边永远是笑脸；三是一见老百姓就龇牙。还有一条，大约就是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自1994年9月19日因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被永年县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孙一直被停职，到今年